



忽然单身

Sheila O'Flanagan [爱尔兰] 希拉·奥弗拉纳根 — 著

李潇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忽然单身

[爱尔兰] 希拉·奥弗拉纳根——著
李潇——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Suddenly Single
By Sheila O'Flanagan
Copyright © 1999 by Sheila O'Flanag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ake Friedmann Literary, TV and Film Agency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忽然单身 / (爱尔兰) 奥弗拉纳根 (O'Flanagan, S.) 著; 李潇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133-0799-4

I. ①忽… II. ①奥…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69364号



忽然单身

[爱尔兰] 希拉·奥弗拉纳根 著 李潇 译

统筹编辑: 高磊

责任编辑: 向小佳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天行健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970mm 1/16

印张: 26.75

字数: 297千字

版次: 2012年10月第一版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799-4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献给：

卡罗尔·布莱克，
她的支持和友谊伴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她是我最好的出版编辑。

安妮·威廉姆斯，
一直很有耐心地给我鼓励。

幸存者组合，特别是帕翠莎，
感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BRC射击俱乐部的戴米恩·高曼，
感谢他的建议。

再一次感谢我的家人——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

考尔姆，
一如既往地感谢你。

Sheila O'Flanagan

希拉·奥弗拉纳根

第一章

阿丽克丝·卡拉汉噌的一声站起来，桌角一下子把她的连裤袜划开了一道大口子。

“该死！”她仔细检查了大腿外侧划开的裂痕，“今天早上才穿上的！为什么老是在我要去开会的时候发生这种事呢？”

“自然法则之一嘛，”珍妮·史密斯回答道，“连裤袜永远在关键时刻拖女人的后腿。”

阿丽克丝咧嘴一笑，打开了抽屉。“还有另外一条法则——时刻准备着。”她一边对珍妮说，一边从抽屉里翻找出另外一条连裤袜，“特别是在欧洲银行工作，而且面临董事总经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开会的情况时。要是他找我，告诉他五分钟后我就到楼下。”她一把抓起挎包和连裤袜，冲到门口，随即转头嘱咐一句：“他很可能会打电话过来，你也知道他一向很严厉。哦，天哪！”她差点撞上了同时推门而入的高级交易员戴夫·布赖恩特。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今天的午餐——两个法式长面包、一个奶油香蕉太妃派和一听健怡可乐。

“我赶着去开管理层会议了。”阿丽克丝说，“记住，我们的策略不变——继续持有美元，但额度不要太多，一定要保持这种状况。会应该不会开太久，我真不知道伟大的领导能有什么新指示。”

“好吧。”戴夫说，“难道玛莎百货也是会议内容吗？”

阿丽克丝瞪着他。“你在说什么？”

“那你干吗带着连裤袜去开会？”

她扫了一眼手里拎着的连裤袜。“我应急用的，”她冷冷地说，“而且，这不是玛莎百货的，是贵得要死的 DKNY^①，上次我从巴黎回来时在免税店买的。”

① Donna Karan New York 的缩写，为美国时装、香水等产品品牌。下同。——译者注

戴夫笑了起来。“我对此完全不感兴趣，就像我从来不了解女人的内衣一样。”

“但愿如此，”阿丽克丝说，“不然我不知道得多担心你呢。”

“噢，不过我懂丝袜哦。”戴夫说，“我是长筒袜的坚决拥护者，所以对连裤袜的存在难以理解。从根本上我就抵触它。”

“长筒袜也有它的用处，”阿丽克丝同意道，“但不是上班穿的，起码我上班不穿。”她对他笑了一下，“一会儿见。”

她是最后一个到达会议室的。道歉之后，她照例坐在了德斯·科伊尔的对面。他是欧洲银行都柏林分行的董事总经理。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赢利模式。”德斯说，“帕特有一些新想法要和大家分享。”

帕特·恩赖特——银行的首席会计师，开始了自己滔滔不绝的发言。阿丽克丝心不在焉地听着。尽管她十分关心银行的整体效益，但是交易部赢利与否才是她最关心的。她当了好几年都柏林分行财富中心的头儿了，在这期间每年都会超额完成赢利目标。在解决问题、发掘新的赢利模式以及成交量等方面，她的业绩无人能敌、不可逾越。当帕特兴致勃勃地讲述信用部的赢利模式（之前因为联合贷款的问题而失利）时，阿丽克丝正在脑海中筹划一个为客户买入日元再转换成欧元的策略。

“交易部怎么样？”德斯打断了她的思考，“上个月业绩依然不错，阿丽克丝。”

“是啊，”她答道，“我们给资生堂和江诗丹顿做了几个大单子，而且做多美元和美国债券，发展势头都很好。”

“干得漂亮。”德斯赞许地一笑，“继续发扬。”

她点了点头。从来没有人会对交易部发表任何评论，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开会的五个男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惧怕阿丽克丝，他们不想问她一些让自己显得很愚蠢的问题。阿丽克丝有个癖好，就是揭别人无知的短。欧洲银行没有人惹得起她，至少在开会的时候没有。

会议终于结束了，阿丽克丝飞奔上楼，回到交易部。在她推门的一瞬间，戴夫慌忙关掉了正在浏览的《爱尔兰时报》体育版主页。

“怎么样？”她问道。

“没劲。”戴夫说，“我们又买进了一些美元，但汇率还是没变。今天没有任何收获。”

“千万别这么说，”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样做太冒险了。这周业绩本来不

错，别给搞砸了。”她环视了四周，问：“加文去哪了？”加文·唐纳利是交易部新来的最年轻的员工。

“他在安达卢西亚银行跟阿方索吃午饭呢。”珍妮告诉她，“你知道的，他很喜欢和竞争对手共进午餐。”

阿丽克丝冷笑了一下。“他总想知道谁比他赚得多，身份、地位这种事情他一向很热衷。”

“我知道，”珍妮说，“的确如此。”

“噢，不用担心，”戴夫说，“他也就是年轻气盛而已。”

“我会让他年轻气盛的。”阿丽克丝不屑一顾，“不过不管怎样，他都得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该回来了。”

下午四点钟加文终于吃完午饭回来了。在他推门进来的时候，阿丽克丝死死地盯着手表给他掐算时间。

“我知道今天是星期五，”她说，“而且今天并不怎么忙。但是你，加文，你应该知道，两点半你就应该吃完午饭回来的。你到底在这段该死的时间里干吗去了？”其实她根本不用问，很明显，加文和阿方索一起吃饭喝酒去了——加文的眼神还迷迷糊糊的。

“我和阿方索·莫亚谈事儿呢。”加文抵触地说，“能套到竞争对手的信息还是很不错的，他们这周搞了一个五年的英镑交易项目。”

“真是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啊，”阿丽克丝的语气里不带任何感情，“额度是多少？”

加文轻轻地打了个饱嗝。“我没问。问这种问题可不是你的风格啊，阿丽克丝，你明知道我不可能问到的。”

“你说得完全正确。”阿丽克丝故意用甜甜的语调说，“那么他们就是在利用这个项目赚钱，是吗？”

“是啊。”加文回答道。

“就是你上星期赔掉六千英镑的项目？”

加文很生气地瞪着她。眼看争锋就要升级，珍妮赶紧装做忙着打电话，戴夫也一头埋在成堆的文件里。

“加文，你应该学着成熟点了，”阿丽克丝说，“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也不要没得到我的批准之前吃四个小时的午饭。还有，整理好自己的裤子，别让人

一眼就看出来你这是刚喝完酒的形象。”阿丽克丝说完，起身走出了房间。

戴夫和珍妮面面相觑，都强忍着不笑出声来。

“她就是个贱人！”加文愤怒地扯下自己的领带，“她以为自己他妈的很高傲、很了不起吗？呸！才不是呢！比她强的人多了去了！她肯定觉得自己聪明得不可一世了！走着瞧，总有一天我会加倍还给她的！”

“不过你的确有点晚了。”珍妮温和地说。

“哦，我早该想到你会向着她的。”加文对珍妮说，“不过珍妮·史密斯，你也不会有什么升职空间，因为她不会给其他女人任何帮助，她就喜欢自己掌控全局。不过风水轮流转，她肯定也会有让我嘲笑的一天！”

阿丽克丝下楼去了德莫特·科伦的办公室。她不能在交易部待下去了，因为她告诉加文整理好裤子的时候，加文一脸受伤的表情让她非常想笑。加文·唐纳利是很有潜力的，阿丽克丝想，但他必须学会如何发掘它们，起码吃四个小时的午饭不是什么好方法。

她敲了敲德莫特的门，走了进去。他是结算部的头儿，上个星期出现的一个问题让他们损失了很多钱。

她径直坐在了他的对面，问道：“是个普通错误呢，还是我们的系统出现问题了？”

“只是个错误而已，”德莫特说，他也没有必要骗她。“诺琳不该犯这个错误的，她觉得很对不起我们。”

“这个错误的代价太昂贵了，他们事先应该发现的。”阿丽克丝的眼睛里泛着绿光。

这不是个好的预兆，德莫特想。银行里的人都知道：阿丽克丝放松的时候，眼睛会变成暗淡的灰色，而当她生气或激动地时候，眼睛就会变绿。他不想惹她生气，因为交易员都出了名的容易发脾气。而且，德莫特觉得：女交易员比男交易员更恐怖。

“会解决的，”他告诉她，“我保证不会再发生了。”

“希望如此。”阿丽克丝说，“赚钱的时候还得顾着钱别溜走，真是太辛苦了。”

“非常感谢你的理解。”德莫特说，“不过你要知道，诺琳刚接触这个工作不久，而且上周她的工作太多，压力实在很大。”

阿丽克丝轻蔑地笑了一下。“你说得对，”她对德莫特说道，“不过你是完全了解我们的工作的，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压力。”

“你在针对我吗？”德莫特叹了口气，“我需要更多的员工，但是财政预算不允许啊。”

“我知道。”阿丽克丝站起身走到门口，“其他的事情怎么样？”

“都挺好的。”

“不错。”她朝他笑了一下，眼睛又恢复成灰色，“我要回楼上看看了。”

“再见，阿丽克丝。”看见她一脚跨出房门，德莫特松了一口气。每次阿丽克丝踏入结算部的门，他都十分烦躁。不过她说得也对，他们本应该发现那个错误的。

“有何进展？”阿丽克丝一脚踏入交易部，一边开口问道。

“没什么。”珍妮摇了摇头，“波澜不惊。薇安打电话来提醒你给她找保姆的事，她说不着急，但是要确保你记着这事儿。她还说，要是不提醒你你永远不会记得家里的事。”阿丽克丝朝她做了个鬼脸，珍妮笑了。“还有你的朋友索菲娅打电话了，问你去不去下个月伦敦的外汇研讨会。”

“我才没空。”阿丽克丝说着，拿起话筒按下回拨键，“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嘛！那种讲座我自己都会讲。”

“我是索菲娅·雷蒙德，”听筒里响起了电话留言的声音，“我现在不在位子上，请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会尽快给您回过去，谢谢！”

“该死的电话留言！”阿丽克丝嘟哝道，“嗨，索菲！是我，给你回电话呢，下个月我不去伦敦的研讨会了，不过我有可能过去购物。回头再聊！”挂了电话她看了看手表，对珍妮说：“我今天应该早点回去，给保罗一个惊喜！”

“你该不会是忘了埃米尔的酒会了吧？”戴夫惊讶地看着她。

“哦，天哪！”她一下子捂住了嘴巴，“我真给忘了。我怎么能忘了呢？刚刚我还跟德莫特·科伦聊天来着。”

“难道周末有更好玩的事？”戴夫八卦地问道。

“我倒想呢。”阿丽克丝笑着说。

“那你会来参加酒会咯？”

“当然了，唯一一个像样的结算员要走，哪能不去打个招呼呢？话说她要是周二还在的话，美元账户就不会有问题了。”

阿丽克丝往家里打了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很显然保罗不在家。她十分生气地想：他就不会把电话留言打开吗？她又打他的手机，也是关机。“哦，真麻烦。”她嘟哝道。她了解保罗，他就是不想任何人去打扰他。只不过，在她回家晚了之后他又会生气。

埃米尔·弗莱厄蒂，那个刚辞职的女孩，在奥赖莱酒吧举办了小型酒会。交易部的同人都到了，埃米尔点了几打啤酒。

“你好像等了很久了啊。”戴夫对朝他眨眼的埃米尔笑了一下。

“我都站不起来了。”她承认道。

“中午喝了不少吧？”阿丽克丝问道，声音里不含半点同情。

“差不多吧，”埃米尔的眼神有些迷离，“不过很开心。”

“你没跟加文·唐纳利一起喝酒吧？”

“加文？没有啊。怎么了？”

“他中午也喝酒了，”阿丽克丝告诉她，“四点钟才醉醺醺地、衣冠不整地跑回交易部。”

埃米尔笑了。“可怜有加文。”

“他可怜？你什么意思？”阿丽克丝追问道。

“我敢打赌你肯定好好训了他一顿，然后把他赶出去了。”埃米尔说。

“我没这样，”阿丽克丝争辩道，“我还是很客气的。”

珍妮加入了她们的谈话，埃米尔还在笑。

“弗莱厄蒂，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呢？”珍妮问道。

“我会把全部精力放在孩子身上的，”埃米尔答道，“虽然他们一点都不领我的情，也不会理解我为了他们离开了无上光荣的德斯·科伊尔和欧洲银行是作出了多大的牺牲。”

她们哈哈大笑。

“我觉得你好幸运，”珍妮说，“辞了这份工作感觉一定很好。”

“我也不知道。”埃米尔喝了满满一大口百威，“老是匆匆忙忙跑来跑去、把每件事情都做对真是太辛苦了。每次在幼儿园跟汤姆说再见的时候，每次从托儿所离开科琳娜的时候，我都有很强烈的负罪感。不过我怕我的心思会飞走了。”

“飞到哪儿去？”阿丽克丝问。

“就是飞走了，到时候我所有的话题都会变成尿布啊学前班啊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我保证你绝不会去关注那些东西的。”珍妮说。

“但愿吧，”埃米尔忧心忡忡，“怕是到时候我也只能关注那些东西了。”

“噢，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阿丽克丝笑道，“你可以跟其他父母聊聊电子转账系统、外汇交换、票据中心之类的话题。”

埃米尔朝她笑了一下。“那肯定会在家长会的时候吓着他们的。我得学着去跟他们聊聊家长里短的东西，虽然这对美国的百万美元交易没有任何用处。”

“你多幸运啊，埃米尔·弗莱厄蒂！”琳达·卡洛莎——银行的一名会计师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不用天天一大早就起床，晚上还要没完没了地加班了。我跟你说了啊，总有一天我也会辞掉这份工作的。”

“那在辞职之前，你得像埃米尔一样先找个人又好又能赚钱的医生老公啊！”珍妮犀利地说。

“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我支持他，”埃米尔说，“现在他也只能为我做这些了。”

阿丽克丝感到极度饥饿。午餐开会的时候有很多切得很漂亮的三明治，可她都没有来得及吃。现在她面前站了一个端着鸡尾香肠的服务生，她一下子抓了三个就往嘴里塞。

“啊！”她大叫起来，“烫死我了。”

“本来就是嘛。”戴夫·布赖恩特拿了四个，“我可喜欢这个了。”

“我舌头上肯定烫出水泡来了。”阿丽克丝抱怨道。

“那你就可以闭嘴安静一会了。”

“真是好笑啊。”阿丽克丝灌了几口啤酒，试图给嘴巴降温。

“好点了吗？”

“好点了。”

“我们这周业绩很好呢。”戴夫说。

“还不错。”为了防止再次被烫，阿丽克丝小心地吹了吹香肠，“还是老样子。帕特在午餐会议上讲了他的整体赢利模式。”

“不怎么样吗？”戴夫问道。

“还可以更好。”阿丽克丝说。

“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在赢利就行了。”戴夫安慰她。

“我知道，”阿丽克丝回答，“老板给我们开工资就是为了这个。”

“为了什么啊？”德斯·科伊尔——银行的董事总经理听到他们的谈话问道。

“给你赚钱呗。”阿丽克丝回答。

“必须的，”德斯说道，“而且你做得相当漂亮！”

她对他笑了一下，德斯轻抚她的头发。不过他要伸着胳膊才能够着，因为阿丽克丝即使穿着平底鞋也比他高出一截。

“烟？”珍妮的眼神开始迷离了。

“不用了，谢谢，”阿丽克丝机械地说，“我戒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烟？”

“我告诉你了，我戒了。”

“别给我来这一套，”珍妮说，“我明明见你抽屉里还有一盒呢。”

“那是救急用的，”阿丽克丝说，“而且我现在真没带在身上。”

阿丽克丝看了看手表，已经快十点了，该走了。六点的时候她给保罗打电话，想告诉他自己晚点回去，让他自己先吃点东西。但他还是不在家，手机还是没开。她也没多想，尽管知道自己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会惹他生气。这是一件既令她担忧又无法抗拒的事。有人开车带她到处逛，能在需要的时候给自己依靠，感觉还是很好的。不过当她东倒西歪地走上楼梯，他用极度不满的眼神望着她时，感觉依然很糟糕。

“埃米尔！”她挥手再见，“我该回去了，还要见个人办点事。”

“好的，阿丽克丝，我们会再见的，我保证！”

“以后好好混啊！”阿丽克丝回应道，“别太想我们啊！”

“放心吧！”

阿丽克丝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她本不想喝那么多酒，因为她不喜欢喝醉。平时她喜欢喝上几杯，但最多也就三四瓶啤酒，而今晚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夜晚的清风吹得她有些眩晕。她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真幸运还能打到空车，她一边想一边闭上了眼睛。尽管已经很晚了，但城市里到处都是人，游客如织。由于天气出奇暖和，大家都穿着T恤衫和短裤，而阿丽克丝还穿着深咖啡色的西服套装和棕色高跟鞋，她十分怀疑自己穿多了。她上一份工作还可以穿牛仔裤和休闲装，虽然不能穿T恤。她多么希望在欧洲银行也能这么穿啊。

路上的车辆依然不见减少，出租车沿着路边开到圣史蒂芬斯·格林大道时，终

于完全被困，走不动了。

她将身子朝司机倾了一下说：“就把我放这儿吧，剩下的路我自己走回去。”

“好的。”司机回答。

班格特大街就安静多了。她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走过乔治安庄园，像往常一样猜想住在这儿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住在这样的地方简直太幸福了，她想。而相比之下，除了是复式住宅和房产中介的溢美之词，帕西公寓真是又小又窄。

她走上台阶，开始在包里翻找钥匙。她真不想带一个装满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包，什么也找不到。她抓着包使劲晃了几下，却没有听到钥匙的撞击声。

“真倒霉。”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按下门铃。

“谁啊？”保罗从门内应道。

“是我，不好意思我回来晚了。”她对着对讲机说，“我找不到钥匙了。”

她听到开门的铃声响了，随即楼门打开。她脱掉鞋，只穿着连裤袜穿过了走廊。保罗已经帮她打开了公寓的门。

“你好，艾丽克桑德拉。”

“亨特夫人。”看到保罗的母亲站在门口，阿丽克丝惊奇地眨了眨眼，“你好吗？”

“我很好。”她答道，“你怎么样？”

“我也很好。”阿丽克丝回答，“我之前不知道你今晚要来……”

“你当然知道的，”保罗面无表情地说，“我周三就告诉你了，你说今天没什么事。”

“呃，我之前的确没什么安排。”阿丽克丝有些尴尬地解释道，“真的非常抱歉，今天有个女孩离职，所以晚上大家欢送了一下她。我之前给你打电话了，可是你不在家，而且手机关机了。”

“我去接我妈了。”保罗说。

“我现在知道了。”阿丽克丝后悔地说，“对不起。”

“没关系的，”亨特夫人干笑了一下，眼睛里却没有丝毫笑意，“我知道你有更重要的事。”

“其实没什么重要的事……”阿丽克丝试图辩解，“说实话，要是我没忘……”看到保罗用眼睛提醒她别说了，她赶紧住了口。

“喝杯咖啡吗？”保罗问道。

“有的话就给我一杯吧”

“我们刚喝完。”亨特夫人冷冷地说，“不过保罗不会介意为你再泡一杯的，我相信。”

“不用了，”她急忙说，“别去弄了，保罗。”

然而保罗已经去清洗咖啡壶了。

阿丽克丝开始头疼。该死，自己怎么能把这个母老虎忘了呢？

保罗的母亲不喜欢她。她从来没给过她好脸色，阿丽克丝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因为保罗是她唯一的孩子，所以她情感上排斥他的女朋友；或许因为她的工作，亨特夫人看过《华尔街》^①和《抢钱世界》^②，对这种工作极度反感；也或许是因为阿丽克丝和保罗根本没有任何要结婚的迹象，尽管两人已经同居了三年。但无论是什么原因，总之，到目前为止，两人都互相看不顺眼。

“给你。”保罗递给她一杯没有过滤的咖啡。

“谢谢。”

“今天怎么样？”他问道。

“挺忙的，你呢？”

“也挺忙。”他干巴巴地说。

保罗是个自由职业记者。他们第一次见面是他采访她写一篇专访，叫做《职场女性：当事业如日中天》。她后来对他说，当时对他一见钟情。几星期之后，两人就搬到了一起。至今她仍然觉得他是她见过的最性感的男人，尽管对他的母亲感到很遗憾。

她一口气喝光了杯里的咖啡，笑着对保罗说：“谢谢，那我马上去休息了。”

“好的。”他简短地说。

“晚安，亨特夫人。”

“晚安，艾丽克桑德拉。”

这个女人真讨厌，她一边打开卧室的门一边想，她明明知道我的名字是阿丽克丝，简单明了，又不是什么其他名字的缩写，就只是阿丽克丝嘛。

她重重地关上了身后的门。

①美国商战电影，揭示了股市内部交易的内幕。——译者注

②美国电影，有商战背景。——译者注

第二章

凌晨三点她就醒了。卧室里又热又闷，她的嘴唇干得像要裂开一样。她完全没有听到保罗进来睡觉的声音，然而他就睡在她身边，打着鼾，胳膊搭在羽绒被上。

阿丽克丝轻轻地从床上滑下来，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橙汁，然后打开了阳台的门。

夜风依然很温暖。她走上阳台，轻轻地倚靠在栏杆上。脚下的运河又黑又脏，她永远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夏天都喜欢去河里游泳。这条河也是房产中介宣传的另一个卖点，在广告上声情并茂地描绘阳光洒在河面上、人们坐在河边享受诗情画意的情景。可是却只字不提河边经常乱窜的老鼠。

阿丽克丝坐在藤椅上抿着橙汁。

她真希望自己没把保罗母亲要来的事儿忘掉。保罗现在肯定生她的气了。她并不怪他，她只能怪自己。一想到骄傲的亨特夫人回到她史蒂罗甘路上那空空的小屋后，开始叹息自己深爱的儿子怎么跟阿丽克丝·卡拉汉这种女人在一起的时候，阿丽克丝就特别气愤。亨特夫人希望儿子同更好的，能支持他、照顾他、崇拜他的那种女孩在一起。

阿丽克丝喝完了杯里的橙汁。她的确很支持保罗，当然不是他母亲所希望的那种支持——一天到晚陪着他，在他写稿子没有思绪的时候支持他、鼓励他。她支持的方式就是赚比他多三倍的钱，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班，宝马车给他随意使用，工作的时候绝不去打扰他。而且她也很照顾他啊，她带他逛街，给他买体面的衣服，让他不用穿连锁店的牛仔裤和廉价T恤衫。她不做饭是因为自己太不擅长了——没有玛莎百货的速食快餐和微波炉的话，她什么也吃不上。而保罗显然是烹饪专家，并且他喜欢做好吃的，所以这个不算。而且她也崇拜他，虽然亨特夫人不这么想。她时常惊讶于保罗的一种天赋——可以把没有意思的故事讲

得绘声绘色，在陈词滥调中发掘出新意。

阿丽克丝深爱着保罗，但她真希望保罗能有个不同的母亲。

“阿丽克丝？”

她听到他的声音便睁开了眼睛，使劲眨了几下，发现已是清晨。

“阿丽克丝，你还好吧？”

“嗯，我……阿嚏！”阿丽克丝揉了揉酸痛的脖子。她竟然只穿着一件真丝睡衣在藤椅上睡着了。

“你在这儿干吗？”保罗惊奇地看着她。

“我热醒了，就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说实话，阿丽克丝！”他的眉毛竖了起来，“就穿成这样？”

“我出来的时候天还是黑的。”她辩解道，“反正这儿这么高，也没人能看见我。”

“我可不确定，或许有闲人从对面往这边看？”

“在凌晨四点？”

“反正你也不会知道。”他靠在阳台栏杆上，向外伸展了一下身体。

“保罗，我很抱歉昨晚回来晚了。”

“我说了没关系。”他的语气冷冰冰的。

“我知道你说了，但你不是那个意思吧。”

他沉默。

“我真的很努力地想和你母亲搞好关系，”阿丽克丝继续说，“可是她不喜欢我，她一点都不理解我。”

“我妈很好，”保罗说，“只是可能思维比较过时了。”

“我不可能变成她想要的那种人的，”阿丽克丝从藤椅上起身，站在他的旁边，“我就是自己这种人。”

“哪种人？”

“哦，我也不知道。”阿丽克丝的手滑到他的衣服里面，“淘气，随意，性感？”

“别这样，阿丽克丝。”他说。

“好！”她将手抽回来，“好！你妈对我的看法比我更重要是吧？很好，我变成那样就是了！”

“也不全是这样。”保罗说。

“本来就是！你总是表现得好像她是你生命中唯一的女人！你该长大了，保罗！”

“是吗？”他的声音很冷，“我不觉得是我该长大。起码我没喝得醉醺醺地回家，然后把钥匙弄丢，对吧？”

“我没喝醉！”阿丽克丝抗议道，“我也没弄丢钥匙！只不过在包里不好拿。”

“你醉得都没有人样了！”保罗吼道，“而且你那包里找不到任何东西。”

“你吼什么啊？”阿丽克丝大叫，“真可笑。”

“是啊，”保罗说，“就是可笑。”他转身走回了房间。阿丽克丝待在原地，握紧了拳头。

他留了张字条，说去卡洛做一个采访。他离开的时候阿丽克丝还在床上蒙头大睡。她醒来的时候接近十一点了，无论如何也不能确定自己昨晚是真的在阳台上待了半天，还是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梦。不过她清楚地记得昨晚自己回家晚了，喝了个烂醉，然后发现保罗的母亲一脸厌恶地坐在客厅里。这个女人真是眼中钉，阿丽克丝抱着一个绝好的不与保罗结婚的理由，就是他有个这样的母亲！

为了弥补她昨晚的过错，向保罗表示歉意，她在多宾斯餐厅预定了晚餐。保罗非常喜欢多宾斯的饭菜，而且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一起出去吃饭了。这样或许能令他高兴一点吧，她想，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抗拒美食的诱惑的。

保罗回到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采访那些名人忙了一天，肯定很辛苦吧！”阿丽克丝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迎接保罗的归来。

“是啊。”保罗淡淡地说。

“我在多宾斯餐厅订了座位，八点半的。”她告诉他，“你正好有时间先去冲个澡。”

他盯着她，问：“为什么订餐？”

“我觉得你可能喜欢出去吃饭，我们很久没出去吃饭了吧？而且省得你还得做，要不就是我做的东西不知道能不能吃。”

“我不想出去。”保罗说。

阿丽克丝微笑地看着他。“你肯定想出去吃，你这么累了……”她看着他的表情，声音有些颤抖。他显然还在生气，还没有忘记昨天那些事情。她只好改口道：“好吧，昨天你母亲的事情，我非常非常抱歉。我已经说过无数遍了，真的，我不